

京口耆舊傳校證

王勇 李金坤 校證



鎮江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 編

京口耆舊傳校證

王勇 李金坤 校證

 江蘇大學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鎮江

名城
鎮江

文史

研究
叢書

鎮江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京口耆舊傳校證/(宋)劉宰撰;王勇,李金坤校證;鎮江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編. —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6.2

(名城鎮江文史研究叢書)

ISBN 978-7-5684-0158-6

I. ①京… II. ①劉… ②王… ③李… ④鎮… III. ①歷史人物—列傳—中國—宋代②《京口耆舊傳》—研究 IV. ①K820.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16399 號

京口耆舊傳校證

Jingkou Qijiu Zhuan Jiaozheng

撰 者/[宋]劉 宰

校 證/王 勇 李金坤

責任編輯/張 平 韋雅琪

出版發行/江蘇大學出版社

地 址/江蘇省鎮江市夢溪園巷 30 號(郵編:212003)

電 話/0511-84446464(傳真)

網 址/<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鎮江文苑製版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印 刷/江蘇鳳凰鹽城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江蘇省新華書店

開 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 張/10.375

字 數/28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5684-0158-6

定 價/55.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部聯繫(電話:0511-84440882)

叢書總序

鎮江這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在 3000 多年的發展進程中，積累、傳承了豐富璀璨的文化成果，是我們進行文化創新的寶貴資源。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守望、傳承與發展顯得更為緊迫和重要。

鎮江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多年來致力於弘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對鎮江的歷史文化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在出版《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鎮江研究叢書》和《鎮江歷史文化大辭典》等圖書之後，現在又以新的視角，由面到點，對鎮江的歷史文脈進行深度探尋，編撰了《名城鎮江文史研究叢書》。

這套叢書共分八冊。其中，《三國名城鎮江》是展示鎮江深厚多彩的三國文化的專著；《江河交匯潤州城——北宋文人薈萃錄》梳理並揭示了北宋潤州朱方門一帶的精深文化內涵；《晚清循吏王仁堪文獻評注》側重反映曾任鎮江知府的王仁堪憂國憂民、公正廉明、造福百姓的道德追求；《京口書史》對歷代鎮江人著書、藏書、刻書的文化現象析疑探微；《鎮江方言別解》對收集的 400 條鎮江方言做了生動有趣的解讀；《外國人筆下的鎮江》譯介了宋元以來英、法、俄、意、日、韓等國人士對鎮江角度的觀察和記述；《城市山林》系統挖掘了鎮江中心城區 20 多座山體的文化底蘊；《京口薈舊傳校證》旨在使藏於書庫的宋代重要文獻“活起來”。這套叢書兼具學術性與普及性，充分展示了鎮江地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有助於人們從中汲取傳統文化的豐厚滋養，增強熱愛名城、有效保護和利用文化遺產的意識，從而達到以史為鑒、傳承弘揚、發展創新的目的。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類的精神家園。我們將根據時代的新要求、新進展，不斷增強文化自信，繼續挖掘、拓展、傳播優秀傳統文化，擴大其影響力和感召力，並力促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鎮江的文化建設做出新的貢獻。

叢書歷經三年多的編撰、審核、修改，充分發揮了團隊優勢，凝聚了作者的心血和集體的智慧，顯示了大家認真、嚴謹的學風及對名城研究負責的精神。在這一辛勤耕耘、披沙揀金的過程中，難免有疏漏和不足之處，我們期望得到讀者的指正。

《名城鎮江文史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

2015 年 12 月

凡 例

1. 校勘：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京口耆舊傳》為底本，校以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清抄本、清錢熙祚刻《守山閣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系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叢書集成初編》本與《守山閣叢書》本有異文時，參校補《守山閣叢書》本）、清賀鳴謙刻木活字本、清伍崇曜輯《粵雅堂叢書》本、《叢書集成新編》本（系《粵雅堂叢書》翻印本），另輯校中華書局影印明代《永樂大典》現存篇帙所引諸條，並適當參校其他典籍相關內容，版本異文在“校證”中標明。如參校各本與底本有異文，且異文一致，則簡稱“諸本”；如參校各本中只有少數幾本與底本相同或相異，則列出其具體版本名稱，其他各本簡稱“其他諸本”（因賀鳴謙本幾無注釋，除僅保留的四條“原注”外，如涉及對舊有注釋的校勘，則“諸本”或“其他諸本”不含賀本）。

2. 分段：根據傳記敘事情節的完整性，對原文進行分段，並將原文的隨文夾注移置於每段之後，以“【】”（括注序號）標明。舊有的注釋前有四條標有“原注”者為《大典》本原有，未標“原注”者為四庫館臣所加注釋或考證。

3. 校證：校證統一置於每個傳主之後（如有附傳，則在附傳之後），依每段先正文後注文的順序排列。校證除列版本異文外，對於需要辯證、考訂、申說之處，亦在校證中加以適當的考證，對於校證的內容標示方法以“[]”（括注序號）標明。

4. 文字：底本的異體字“德”“歲”“奇”“燄”等皆徑改為通行的規範字“德”“歲”“奇”“焰”等，不另出校記，但對於人名、地名等專名中的異體字不徑改，對於通假字、古今字，亦予以保留。缺

字以“□”標示。

5. 標點：依據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的《標點符號用法》(GB/T15834—2011)，並參照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專業出版社史傳類著作的古籍整理範例，以新式標點符號進行標點。

附：主要參校書目與簡稱表

主要參校書目與簡稱表

書名	版本或校勘者	出版或收藏情況	簡稱
京口耆舊傳	《永樂大典》殘存卷 2741 崔耕，卷 3141 陳升之（及其子），卷 3145 陳亢、陳彥明（廓）、陳從古、陳彥法（度）、陳輔，卷 3149 陳東，卷 3150 陳序諸人傳記	中華書局 1986 年影印本，南京圖書館藏	《大典》本
京口耆舊傳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1 冊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影印本，南京圖書館藏	文淵閣本
京口耆舊傳	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450 冊	商務印書館 2006 年影印本，南京圖書館藏	文津閣本
京口耆舊傳	清抄本	原共 2 冊，攝成膠卷一盒，南京圖書館藏	清抄本
京口耆舊傳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錢熙祚刻《守山閣叢書》本	上海博古齋壬戌歲（1922）影印本，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CADAL）數字圖書館收錄	守山閣本
京口耆舊傳	補《守山閣叢書》本	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CADAL）數字圖書館收錄	補守山閣本
京口耆舊傳	《叢書集成初編》第 3386 冊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本	中華書局 1985 年，南京圖書館藏	叢初本

续表

書名	版本或校勘者	出版或收藏情况	簡稱
京口耆舊傳	清賀鳴謙刻木活字本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木活字本,共4册,南京圖書館藏	賀本
京口耆舊傳	清伍崇曜輯《粵雅堂叢書》第24集第290至292册	清光緒元年(1875)刻本,南京圖書館藏	粵雅堂本
京口耆舊傳	《叢書集成新編》第101册《史地類·名人總傳》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本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南京圖書館藏	叢新本

目 錄

緒 論 001

京口耆舊傳卷一 023

刁衍 子湛、孫約等 陳升之 子閔、閔等 陳汝奭 子龍輔等 柳
況 豐有孚 弟有章等 葛良嗣 焦千之 沈括

京口耆舊傳卷二 049

米黻 子友仁 虞申 曾布 弟開、從子統等 俞康直 王漢之
弟渙之等 許暘 孫蓋 都絜 楊樛年 張扶 弟瑾 吳交如
霍篴 田曉 姜謙光 劉倬等

京口耆舊傳卷三 075

吳淑 子遵路 周孚 邵飾 弟鍊等 諸葛賡 王存 顧方
陳輔

京口耆舊傳卷四 113

翟汝文 蔡淵 子肇等 蘇頌 子嘉等 洪擬 姪興祖等

京口耆舊傳卷五 141

湯東野 從子喬年 范寥 陳東 竇從周 孫時升 王揚英
張絢 郭珣瑜 鍾將之 吳致堯

京口耆舊傳卷六 173

姚闢 張諤 陳亢 子廓、度等 蔣猷 丁權 族孫可久 張慤
王厚

京口耆舊傳卷七 209

王彥融 子萬全、萬樞、孫遂 李健 王澈 莊必彊 張忭 張綱
子堅、孫釜

京口耆舊傳卷八 247

湯鵬舉 孫邦彥 譚知柔 劉公彥 褚籍 袁孚

京口耆舊傳卷九 271

顧奎 張縝 侯晏 崔耕 李拱 趙善擇 劉蒙慶 子宰

附 錄 292

- 一、四庫全書本《京口耆舊傳》提要 292
- 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京口耆舊傳》提要 294
- 三、《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京口耆舊傳》 295
- 四、胡玉縉《京口耆舊傳》提要補正 295
- 五、《四庫全書大辭典·京口耆舊傳》 295
- 六、清抄本《京口耆舊傳》書前丁丙題跋 296
- 七、清賀鳴謙本《京口耆舊傳》書前識語 296
- 八、粵雅堂本《京口耆舊傳》書後清伍紹棠跋 296
- 九、劉宰《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二)》 297
- 十、《宋史·劉宰傳》 298
- 十一、《宋元學案·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299
- 十二、陳慶年《橫山鄉人類稟·〈京口耆舊傳〉撰人考》 300
- 十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京口耆舊傳》 304
- 十四、鄧廣銘《〈京口耆舊傳〉的作者和成書年份》 307

主要參考文獻 313

後 記 317



名城
鎮江

文
史

研究
叢書

緒 論

《京口耆舊傳》九卷，未署撰著者姓名。清朝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該書時，以書目不載撰人姓名，據書中內容推測作者為南宋末年丹陽人。全祖望稱“漫塘尚有《後集》，並《京口耆舊傳》，今亦亡。”（見本書附錄十一《宋元學案·文清劉漫塘先生宰》）漫塘即南宋劉宰。後世陳慶年、余嘉錫、鄧廣銘先後據宋劉宰《漫塘集》卷八《劄子·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二）》等相關史料（見附錄）考證此書為劉宰所撰，而書中王遂、劉宰二傳，則是劉宰之子、王遂之婿劉汝進所續。^①

劉宰^②，字平國，號“漫塘病叟”，卒謚“文清”，南宋鎮江府金壇縣人（今屬常州）。紹熙元年（1190），舉進士，調江寧尉，後歷官真州司法、泰興令、浙東倉司幹官、通判建康府、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直寶謨閣、太常丞等。劉宰生性剛直，明敏仁恕，為官廉正，隱居故鄉，又在鄉里廣施恩惠，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餓者，日食凡萬餘人。《宋史》本傳稱：“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③《京口耆舊傳》本傳稱：“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藏於家。”而《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漫塘文集》三十六卷，稱“淳祐初，王遂哀其遺稿，十僅得四五，為編訂、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祕閣，世遂無傳。明正德間，大學士靳貴從內閣抄出，因授王梟鉞梓，釐為三十六卷，即此本也”，又稱“本傳稱所著別有《語錄》十卷，今已久佚”。^④

① 參本書附錄陳慶年《橫山鄉人類叢·〈京口耆舊傳〉撰人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京口耆舊傳》、鄧廣銘《〈京口耆舊傳〉的作者和成書年份》。霍麗麗《京口耆舊傳研究》據全祖望《宋元學案·文清劉漫塘先生宰》案語考出：“從現存文獻記載來看，最早將《京口耆舊傳》的撰者與‘漫塘’即劉宰聯繫起來的，當為清代學者全祖望。”霍麗麗：《京口耆舊傳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11頁。

② 傳見《宋史·劉宰傳》，中華書局，1985年，第12167-12169頁；《京口耆舊傳》卷九《劉蒙慶附子宰傳》等。

③ 《宋史》卷四百一《劉宰傳》，中華書局，1985年，第12169頁。

④ 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三·漫塘文集·提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

京口之名，由來已久。陳慶年《橫山鄉人類稟序》：“猶憶十餘年前，余以訪故至上海，與老友嘉興沈乙庵（曾植）時相過從，告以欲作鄉土諸題，乙庵聞余所說義據，傾聽不倦，進叩余以京口名義。余謂此當以漢人京口軍為說。乙庵詔曰：西漢人書有所謂京口軍者乎？余檢其架上《春秋繁露·爵國篇》示之，則‘京口軍’三字赫然具在。乙庵舌橋不下，驚為未見，以為至愉快也。”^①漢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卷八《爵國第二十八》：“天子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注：“留三京口軍以自衛，餘以禦侮綏邊。凌云：‘內官略見如此。’”^②細繹《春秋繁露》文義，漢代的京口軍似與鎮江無明確關係。“京口”真正與鎮江發生密切聯繫當是自三國孫權遷都丹徒並於此建城始。《資治通鑑》卷八十八《晉紀十·孝愍皇帝上》晉建興元年（313）秋八月“（祖）逖居京口”胡三省注：“吳孫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有京峴山在其東，其城因山為壘，俯臨江津，故曰京口。”^③唐許嵩撰《建康實錄》卷一《吳·太祖上》：“（建安）十四年，權居京口，劉備詣京口見權，求荊州。周瑜聞之，密上書諫留備處於吳，莫遣還。”“十六年，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④自建安十四年（209）孫權把首府自吳（蘇州）遷至丹徒（今鎮江），始稱丹徒新城為京城。建安十六年（211）遷治建業後，將此地改稱京口鎮。東晉、南朝時稱京口城。隋、唐時改稱潤州，宋代又於此建鎮江府。《宋史·地理志》：“鎮江府，望，丹陽郡，鎮江軍節度，開寶八年改。本潤州，政和三年，升為

① 陳慶年：《橫山鄉人類稟》卷首《橫山鄉人類稟序》，橫山草堂刻本，第1頁。

② [漢]董仲舒著、蘇輿義證：《春秋繁露義證》卷八《爵國第二十八》，中華書局，1992年，第241頁。

③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中華書局，1985年，第2801頁。

④ [唐]許嵩撰：《建康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第11、14頁。

府。”“縣三：丹徒，丹陽（熙寧五年，省延陵縣爲鎮人焉），金壇。”^①雖然，隋唐以後京口改稱，然民間多以京口爲鎮江之別稱沿用不絕。如宋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等。

《京口耆舊傳》主要記載宋代鎮江轄域丹徒、丹陽（含延陵）、金壇已歿之名賢、耆舊事迹，不僅收錄鎮江人氏，凡是寄居、遷籍於鎮江的人士，亦有收錄。據陳慶年考證，本書記事始於宋初，原迄於宋寧宗嘉定七年（1214）史彌堅主持修纂《嘉定鎮江志》之前，當時生存之人不在收錄範圍，主要是爲《嘉定鎮江志》的修纂提供史料，後人續寫王遂、劉宰二傳則將記事延至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嘉熙（1237—1240）年間。^②《京口耆舊傳》所載宋代名人事迹多有可補正史記載之不足，因此，本書對於宋史之考證、研究裨益不淺。如卷二《米黻傳》：“卒，年五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考證》：“案：蔡肇所作《墓誌》與此同。《宋史》作‘四十九’，誤。”文淵閣本注釋：“案：蔡肇所作《墓誌》亦云‘卒年五十七’。《宋史》作‘四十九’，誤。”文津閣本、清抄本、守山閣本、叢初本、粵雅堂本、叢新本作“按：《宋史》本傳云‘卒年四十九’，與此書所云‘五十七’互異”。據此可以考訂《宋史》記載“米黻”享年之誤。又如卷四《洪興祖傳》：“初，紹興十七年，秦檜當國。興祖見之私第，坐間論《乾》《坤》二卦。至《坤》上六‘陰疑於陽必戰’，興祖謂：‘陰終不可勝陽，猶臣終不可勝君。嫌於無陽，惡夫干正者。’檜以爲譏己，大怒，謂興祖曰：‘前輩自有成說，今後不須著書。’聞者知其必重得罪，而興祖自視無愧，處之恬然。”四庫諸本注釋：“按：《宋史》本傳不載興祖與檜論《乾》《坤》二卦事，可以據是書補其闕。”如此之類，足見此書之史料價值。

關於《京口耆舊傳》的版本流傳情況，霍麗麗《京口耆舊傳研

① 《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兩浙路》，中華書局，1956年，第2175頁。

② 詳參本書附錄陳慶年《橫山鄉人類乘·〈京口耆舊傳〉撰人考》。

究》^①一文有所考述，用功甚勤，資料豐贍，大體可信。然亦有些論述還可進一步研究。茲結合筆者校勘《京口耆舊傳》過程中所用的諸本及相關史料對《京口耆舊傳》現存諸本作一概述。

一、《永樂大典》本

《京口耆舊傳》在明初尚有傳本存世，明成祖永樂年間曾抄入《永樂大典》，後不見流傳。

《永樂大典》，原名《文獻大成》，是我國明代以前最大的類書。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元年（1403）命解縉主持編纂，僅用一年多時間即編成，進獻後，“成祖嫌其未備，又命姚廣孝、解縉等重新補充纂修，至永樂六年（1408）冬，書成，改今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令徐階、程道南等重錄正副兩本，隆慶元年（1567）完成，仍歸原本於南京，其正本藏於文淵閣，副本藏皇史宬。明季兵興，南京本及皇史宬本並毀，文淵閣本獨存。清乾隆間重予檢點，已失去 2300 多卷。八國聯軍之役，一部分燒毀，一部分被帝國主義者盜運出國，分藏於世界各國公私書庫。”^② 1959 年，中華書局將收集的《永樂大典》殘卷影印出版，1983 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將新發現的殘卷影印出版，2012 年中華書局重新影印《永樂大典》，增加了從海外徵集來的十六卷。

《京口耆舊傳》是按照傳主的姓名分類收錄在《永樂大典》中的，鑒於《京口耆舊傳》其他早期版本已經亡佚，所以無法窺知《永樂大典》所收《京口耆舊傳》是否全面。《永樂大典》原書多已亡佚，目前僅在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殘卷中發現一些人物傳記，主要有卷 2741 崔耕，卷 3141 陳升之（及其子），卷 3145 陳亢、陳彥明（廓）、陳從古、陳彥法（度）、陳輔，卷 3149 陳東，卷 3150 陳序諸人傳記。鑒於《京口耆舊傳》明代以前單行本已經亡佚，所以殘存諸條亦彌足珍貴。如《耆舊傳》卷一《陳升之傳》：“（陳升之）四子，机、桷最知名。”“机”文淵閣本、《大典》本作“机”，而其他諸

① 霍麗麗：《京口耆舊傳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② 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齊魯書社，1999 年，第 123 頁。

本皆作“機”。由此可見文淵閣本此處文字保留了《大典》本原貌。又如卷五《陳東傳》：“以致邊陲生釁。”“邊陲生釁”文津閣本同，《大典》本、清抄本、賀本作“戎狄生釁”，守山閣本、叢初本、粵雅堂本、叢新本作“剗開邊釁”。由此可知清抄本、賀本保留了《大典》本原字，而其他諸本皆改字。又如卷六《陳亢傳》“玄孫之孫”，清代以來諸本皆作“元孫之孫”，檢《大典》本原作“玄孫之孫”。由此可知清代所存各本避康熙名諱玄燁改字。又《大典》本《陳東傳》“即爲書別其家人”。有注釋“辭曰”云云，這在四庫諸本中以“原注”標明。如此標明“原注”者在今通行諸本《京口耆舊傳》中僅有四條，其他三條分別爲卷一《刁衍傳》“閱中外章奏”後的“原注”和“子湛、孫約”後的“原注”，以及卷三《邵師傳》附（邵）彪事“主崑山簿、登州教授”後的“原注”。因現存《大典》本殘卷中無其他二人傳記，幸賴《大典》本《陳東傳》保存的舊注得以推知原委^①。如此諸例，即可略見殘存《大典》本之重要價值。

二、《四庫全書》本

現存的《京口耆舊傳》九卷本，皆系源出《四庫全書》，而《四庫全書》又是從《永樂大典》中鈔出，然而，在編纂《四庫全書》時，《永樂大典》已非完帙，再加之《永樂大典》是將《京口耆舊傳》的相關內容依傳主姓名分散收錄的，所以是否收錄全面亦未可知。四庫館臣在鈔錄時對原書文字做了許多改動，《四庫全書》本有隨文標注的小字注釋，多爲四庫館臣考證之作，然如前所述有四條注釋前標有“原注”者爲《永樂大典》本原有。其他在文字方面，《四庫全書》各次抄本之間^②亦有較多差異。以下，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淵

① 霍麗麗碩士學位論文《京口耆舊傳研究》對此種現象已有揭櫫，可以參閱。

② 《四庫全書》曾繕寫七部，分藏於“北四閣”，即故宮文淵閣、熱河（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閣、圓明園文源閣、瀋陽文溯閣，以及“南三閣”，即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然歷經戰火後較完整存世的僅有文淵閣本（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文津閣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溯閣本（現藏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現藏浙江省圖書館，多殘闕配補），而目前影印出版可供學界利用的僅有文淵閣、文津閣二本。

閣本、文津閣本《京口耆舊傳》加以簡要考述。

(一) 文淵閣本

文淵閣本《京口耆舊傳》版心有上單魚尾，其上有大字“欽定四庫全書”，其下有雙行小字“京口耆舊傳 卷某”及頁次。正文半頁8行，行21字，注釋為小字雙行。書前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提要》半頁8行，行17字，《提要》末署抄成時間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①。原書九卷分為三帙，每帙卷首即卷一、卷四、卷七首頁皆鈐有“文淵閣寶”陽文篆印。卷九尾頁鈐有一方“乾隆御覽之寶”陽文篆印。第一帙書前有題名“欽定四庫全書”（大字）和“史部”“京口耆舊傳卷一至三”（雙行小字），並有署名“詳校官侍讀 臣陳萬青”“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謄錄監生 臣卞爾巖、謄錄貢生 臣劉錫珪、謄錄監生 臣黃維”^②；第二帙卷四前題名為“欽定四庫全書”（大字）和“史部”“京口耆舊傳卷四至六”（雙行小字），並有署名“詳校官侍讀 臣陳萬青”“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謄錄監生 臣范重榮、謄錄監生 臣章儔、謄錄監生 臣程廷璋”^③；第三帙卷七前題名“欽定四庫全書”（大字）和“史部”“京口耆舊傳卷七至九”（雙行小字），並有署名“詳校官侍讀 臣陳萬青”“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謄錄監生 臣嚴續曾、謄錄監生 臣俞光像、謄錄監生 臣劉階”^④。據此，各卷謄錄人員各有不同。茲結合相關史料對詳校官、覆勘者略作考述。

陳萬青，字遠山，號湘南，浙江石門人（今屬浙江桐鄉）。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錢榮榜進士第二人（榜眼）。博學多識，

①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史部七·傳記類三（總錄之屬）·京口耆舊傳》，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120頁。

②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史部七·傳記類三（總錄之屬）·京口耆舊傳》，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119頁。

③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史部七·傳記類三（總錄之屬）·京口耆舊傳》，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152頁。

④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史部七·傳記類三（總錄之屬）·京口耆舊傳》，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188頁。